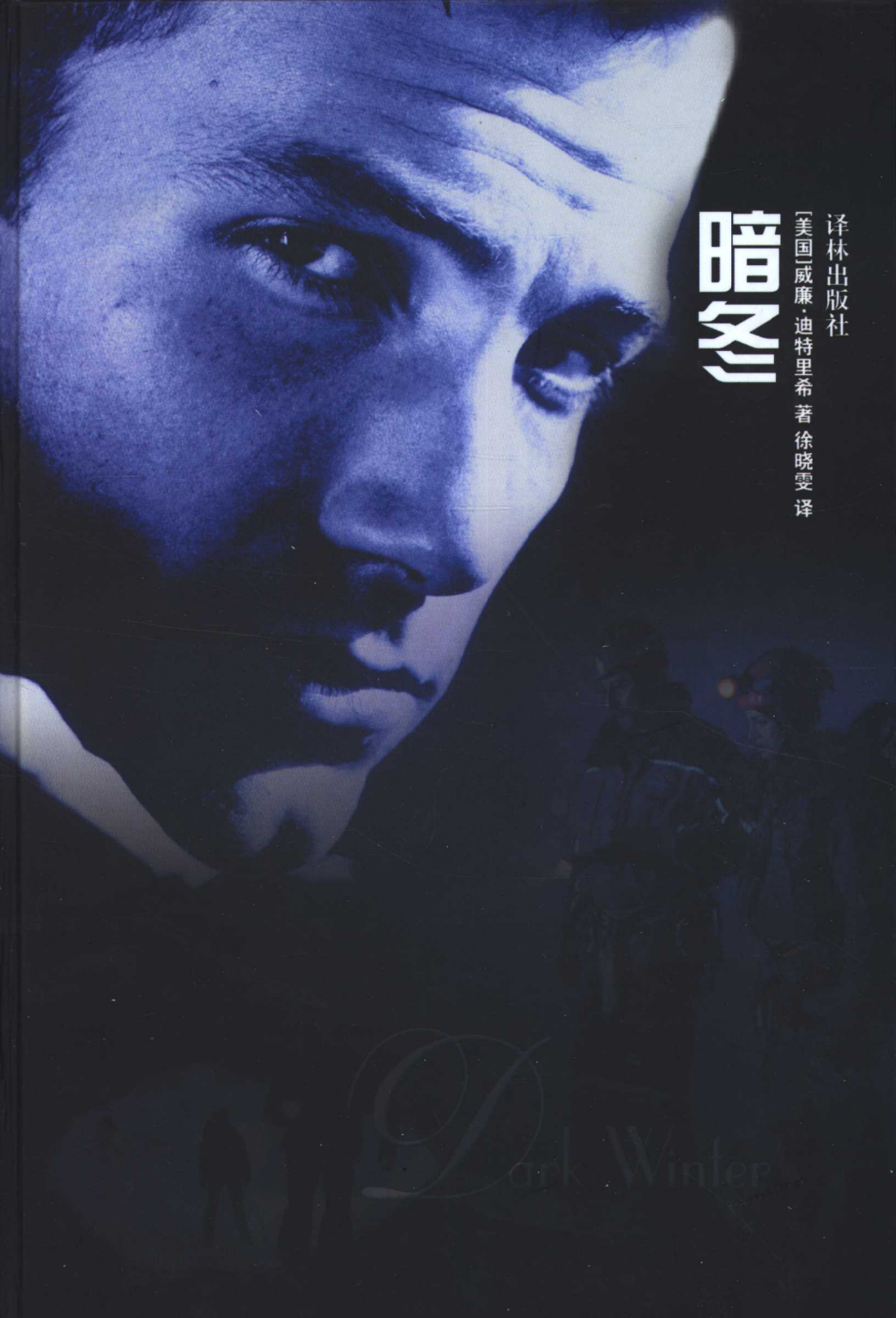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译林出版社

〔美国〕威廉·迪特里希 著 徐晓雯 译

暗冬

Dark Winter



暗冬

[美国] 威廉·迪特里希 著 徐晓雯 译

DARK WINTER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冬 / (美) 迪特里希 (Dietrich, W.) 著; 徐晓雯译. - 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02. 10
(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)
书名原文: Dark Winter
ISBN 7-80657-448-4

I. 暗... II. ①迪... ②徐...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7630 号

Copyright © 2001 by William Dietrich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Warner Books, Inc. through Arts &
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2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10-2001-103号

书 名 暗 冬
作 者 [美国]威廉·迪特里希
译 者 徐晓雯
责任编辑 田 智
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, Inc., 2001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-mail yilin@yilin.com
U R L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印 刷 常熟市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.125
插 页 4
字 数 312 千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448-4/I·346
定 价 (精装本)20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 一 章

有时候,必先一无所有,方能随心所欲。

反正这就是杰德·刘易斯原理。得克萨斯西部的石油产区,沙特阿拉伯地区,北坡^①。还不曾对他发生作用,不过,物极必反,循北却会至南。生活有时候就是那样安排的,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,却一会儿一个心愿。他希望自己在地球上最边远的地方能够适应下来,于是现在就来到了世界的尽头,他朝天边外窥视着,想回头也来不及了。自己目标混乱造成的局面,只好自己来安慰自己。随遇而安嘛。

也许吧。

“是南极啊!”吉姆·斯帕科鼓动他说,“在那里,感觉离星星很近,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近。漠漠荒原,是冰的荒原,而且空气干爽,感觉仿佛可以吃到那些星辰。一小口一小口的冰糖啊。”那气候学家抓紧了他的胳膊。“刘易斯,是南极啊。到了那里,你才会知道,宇宙真冷啊。”

钱的问题几乎成了次要的。斯帕科和他是知音,两人都渴望去荒凉的地方。去简单明了的地方。去纯净的地方。

当然,除了他们那块石头。石头引发了种种问题。这就是他们的眼中沙砾,是他们的胸中块垒,是他们之间的炸弹。

① 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一地区。在布鲁克斯山脉和北冰洋之间。

这圆圆的世界却是有边的。一条寒冷坚硬的褶皱山脉绵延一千多英里，把南极大陆一分为二。这就是横贯南极山脉。山脉以北是一片冰川、大山，还有冰封的海洋，景色飘渺，却尚可辨认：固然，那世界属于冰河时代，却仍是世界——我们的世界。山脉以南，南极方向一带，则覆盖着冰帽，深不可测，广袤而空寂，仿佛无形无体，不可想象。那是真空，是虚无。是一片上帝的白色黏土。

南极大陆的秋阳渐渐沉落，暮色中刘易斯飞越而过。三十小时的飞行已经使他精疲力竭。三十五磅重的极地服束缚着他。LC-130 军用运输机轰鸣作响，网状机座勒得他血液循环不畅，通风设备忽冷忽热，像患了精神分裂症，他倦意渐增。

美景也令他沉醉。落日一点点沉下，即将坠入那长达六个月的夜晚；俯视下面，冰河裂缝中水波荡漾，峭壁上皑皑的白雪如糖似霜，明暗对比强烈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金色的光子在未经践踏的雪地上跳跃着，燃起一片雾蒙蒙的火光。冰封的海面看上去好像碎瓷片。在稠密如霜的雾中，尚未命名的山峰耸立而出；冰川咧嘴而笑，参差的冰牙附着在湛蓝的牙龈上。这一切是那么原始，不曾被践踏，也不曾遭破坏，这是白板一块，你可以在上面重新描绘自己。正是在这种地方，他可以成为自己所塑造的自我，他说自己是怎样的，就可以成为怎样的。

然而，横贯南极山脉就像一座大坝，拦住了身后覆盖着两英里厚极地冰雪的平原，宛如一道警戒线与蜂拥而上的人群短兵相接。那是万年的积雪。冰原边上，有几座山峰大无畏地探出嘴鼻，仿佛要踏水而去，可是，再往南去，就完全没有了这种突出起伏的地势。冰川消失了。山脊，裂缝，还有对比强烈的光线，都消失了。接踵而来的，是一马平川，一片冰封的阶地，大小跟美国本土相似。刘易斯意识到，飞机越过山脉之后，就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所在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由兴奋开始转为焦虑不安。

想象一张大得无边的纸吧。不，并非无边，地势的起伏造就了

一种边界。只不过，地平线那里却有像钻石尘一样悬浮着的冰晶，雾气笼罩，一片模糊，雪地因此而和惨淡的天空浑然成为一体。从国民警卫队运输机那有擦痕的小小舷窗向外看去，看到的是一片空空茫茫：没有高低凹凸，没有基准点，没有丝毫的瑕疵。他以为看到了雪浪起伏，运输机的装卸长却告诉他，他瞅着的不过是高空卷云的投影。他以为看到了横贯雪地的辙印，或许是雪地车或摩托雪橇留下的吧，可是装卸长指着的却是一架正飞离而去的运输机留下的凝结尾流。划过天际逐渐飘散的条云投下影子，就成了他看到的辙印。

刘易斯在一架架货物间挪动着，从一个舷窗走向另一个舷窗，巴望着发生点什么事情。什么也没有发生。飞机轰隆隆朝前飞行着，寒气沿着机身蜿蜒缠绕。

他看看手表，仿佛在阳光变成模糊一团的地方，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似的，他又朝外张望着。

一无所有。

他从另外一个舷窗朝外看去。下面就像一片空白银幕，却不会放映任何电影。丝毫也觉察不出他们是在往前飞行。这片天空和这片高原好像是彼此的映照，一片空寂，他仔细打量着，徒然地想要搜寻到某种缝隙，某种瑕疵，某种依据，好确定自己是在某个地方。

一无所有。

他坐到网状机座上，咀嚼着冰冷的午餐。

时间慢吞吞地过去，警卫队员过来拍拍刘易斯的肩膀，他便又站起来，朝中士所指的方向看过去。很远很远的旷野中，有一个丘疹般的突起处。像个小甲虫，小斑点，像个句号，因为有了一条白

色的跑道,就成了个感叹号。阿蒙森-斯科特基地^①! 美国人命名的基地,为了纪念那个挪威人,他于1911年第一个到达零度起点;也为了纪念那个命运不济的英国人,他第二个到达,却在数星期后冻死。刘易斯渐渐看出了一个瓶盖一样的圆屋顶,遮护着南极站主要的建筑,周围是一圈规模更小的建筑,宛如点点沙砾。从空中看去,人类在此地的驻扎只是无足轻重才显得醒目了。

“建筑群呈环形,大约总宽一英里呢。”装卸长压过引擎的轰鸣朝他大喊,“看上去可没那么大,是不是?”

刘易斯没有答腔。

“你要留下过冬吗?”

他耸耸肩。

“真高兴是你而不是我!”

他们扣紧安全带,积雪旋舞,好像要上前来迎接,飞机从天空落向地面,着实令人不安,刘易斯的心跳加速了;接着,猛烈地一颠后,他们重重地着地了,雪橇板在冰面上滑行而过,飞机突然微微有点转向。飞机一边在跑道上滑行,一边剧烈地震动着,后来飞机停住了,却还在颤动,因为飞行员们不敢关掉引擎。

刘易斯惴惴不安地僵立在那里。他是惟一的乘客,这个季节里最后到达的一个人。他是个反潮流的移民,人们都朝北方跑,他却逆流南下。唉,他就从来不曾恰到好处地把握过时机。货舱的活动舷梯打开了,眼前刷地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,寒气扑面而来,仿佛是给了他一耳光。那寒气着实厉害,就像猛然撞到了什么东西上。

“有一回,我们从新西兰来,有只苍蝇偷偷跟了上来。”装卸长

^① 阿蒙森(1872—1928),挪威极地探险家,1911年率南极探险队最早到达南极。斯科特(1868—1912),英国海军军官,探险家,两次指挥南极探险队(1901—1904; 1910—1912),比阿蒙森晚一个月到达南极,死于归途暴风雪中。

大声说，他那富有戎马气概的小胡子几乎蹭到了刘易斯的耳朵。螺旋桨还在转动，这样旋翼叶毂才不至于被冻住，而国民警卫队中士要想让他听见自己说话，就非得跟他这么贴近才行。“一路三千英里啊，它就那么嗡嗡嗡的，劲儿足着呢！我们一开门，它冲着亮光就飞了出去，一冲三英尺！三英尺啊！可随后这揩油的家伙就像石头一样，一头栽到地上了。”装卸长哈哈大笑起来。

刘易斯晕晕乎乎的，迈步走了出去。他没法顺畅地呼吸。在跑道边上，站着一群身穿橘黄派克风雪大衣的人，他们挥着手，却很紧张，心急火燎地等着离开这里。那是最后一批夏季工作人员，他们即将回国。螺旋桨卷起白雪，朝他们吹过去，雪雾中，他们仿佛已经被抹掉了。刘易斯身背粗呢野营背包，脚踏硕大的白色橡胶极地靴，笨拙地迈步朝人群摇摇晃晃地走去，那样子就像是在求饶。有个人离开人群，朝他迎上来。那人竖着风帽，刘易斯只能看到他的风镜和结满冰霜的络腮胡子，周围护着一圈毛领。刘易斯也有一件同样的由政府发放的派克风雪大衣。人家告诉过他，那值七百美元，还有只狐狸做了牺牲。

“杰德·刘易斯吗？”噪音中传来一声大喊。

他点点头。他自己也戴着风镜，极地平添了一层尿黄色。

那人走上前，没有来握手，而是接过背包扛到肩上。他转身对其他人说：“各位，动手干啊！咱们把这些货物卸下来，你们就都能回家啦！”他的风镜在那队人中转来转去，默默清点着人数。“泰森在哪里？”

好长时间没有人做声，戴着风镜的头都在转动，有几个人露出不安又好玩的笑容。大家都穿着防寒服，看上去个个都一样，只是衣服上缝着不同的布条，上面有印刷体字母拼写的名字。

“在生闷气呢！”终于有人大声说。

来接刘易斯的那人一下子变得冷峻起来。引擎在轰鸣，又是一阵沉默，有人耸耸肩，刘易斯的向导闷闷不乐地倒吸了口气。

“好吧，谁去跑一趟，把他找来，叫他把那见鬼的雪橇带上来，我们好让飞机起飞啊！他要生闷气，有八个月的时间呢，够长的了！”

人群一阵骚动。

那人不等看是否有人听从了命令，就朝刘易斯转过身来。“这边走！”他们动身朝中央那个圆屋顶走去，那屋顶是铝制网格球顶，已经被积雪埋住了一半。他们的步子迈得很急，很紧。刘易斯回头一看，橘黄风雪大衣组成的人群已经分散出一部分，朝飞机行进而去。往前来到了圆屋面前，那是一个开口的碟形银盘状建筑，很突兀，很古怪，仿佛是世界博览会上卖掉的零碎杂物。他从前就读到过其体积数据：高五十五英尺，直径一百六十四英尺。顶上噼噼啪啪地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，边角已经破烂了，旗帜阵阵的甩动声现在可以听得到了，仿佛是枪声，盖过了飞机螺旋桨的空转声。一缕缕雪雾打着旋儿飘过圆屋顶，形成了勾画整齐的抛物线。

刘易斯的鼻毛已经结冰了。寒气冻得他肺部疼痛。他的风镜上起了雾气，两颊都没有感觉了。他在户外才呆了几分钟而已。这可比他预料的要糟。

他们走下一条积雪的坡道，来到了圆屋底下车库般大小的阴暗入口。刘易斯穿着硕大的靴子，只好迈着小碎步走路，才不至于滑个屁股蹲儿。他的向导不时停下来等他，也让眼睛逐渐适应门里的昏暗。在他左右，有两条波纹钢顶的拱道朝暗处延伸着，像山洞一样。“那边是生物医学室和燃料拱道，这边是发电机和车库。”刘易斯影影绰绰地看到有胶合板门和钢门，都没有涂油漆，只讲实用。他还没来得及朝拱顶隧道里窥视，就被领着直接朝前去了。“我们住在圆屋里，在这边。”

一只倒置过来的巨碗像军用头盔一样扣盖在南极基地的核心，挡住了会吸走热量的狂风，挡住了呼啸而来的大雪，使人们居住的金属方屋免受侵袭。在那巨碗的遮蔽下，有三座这样的货车车厢形状的建筑，都涂成了橘黄色，坐落在短短的支架上。基地是

建在雪上的，粉状的雪并没有在门口止步，反而成了圆屋的地板，飘过木板条箱，在橘黄色的住所边堆成了小丘。雪粉已经被灰尘和油泥染黄，像沙子一样。

“从来不会融化，”他的向导拍打着雪说，“这里面的环境温度是零下五十一度^①。”

刘易斯后仰着头。圆屋顶上有个洞，从遥远的天空采进一束暗淡的光线。那屋顶没有绝缘保护，内部结构中满是钢灰色的冰柱，根根朝下指着，仿佛房顶是用指尖搭成的。很美丽，同时也很凛然不可亲近。

“你们没有封顶啊。”

“好通风。”

有人撞了刘易斯一下，他踉跄着躲到一边。又是一个越冬人员，他急火火地推着一木箱新鲜水果朝厨房走去，慢一些这些水果就会在寒冷中冻僵。“对不起！新鲜货贵如金啊！”他们跟着这个急匆匆的人，来到了一扇冰箱门模样的门前，替他打开门。要到里面去，就要先把一根金属棍拉到一边，然后使劲扯动一块厚若城墙的钢板。刘易斯明白了，冰箱不在里面，在外面：要是不搬进橘黄色的住舱里，什么东西都会变得像砖头一样硬邦邦的。他们跟在那个运水果的人后面。进门是一个门廊，挂满了大衣，往里走，是灯光明亮灿烂的餐厅，暖意融融，有很多人在兴致勃勃地话别。他们的背包堆在一起，像沙袋护坡。人们都打好行李准备动身了。

那向导啪地撂下刘易斯的东西，把风镜和风帽往后一推。“我是站长罗德·卡梅伦。”

“你好。”刘易斯试图认准那张脸，可是穿着风雪大衣，人人看上去都是一个模样。他的印象是，那人有络腮胡子，皮肤都皴裂了，戴风镜留下的红圈使他看上去像浣熊一样。刘易斯觉得奇怪，

^① 书中的温度是指华氏温度。

飞机上怎么没有别的乘客。“没有人来当班吗？”

卡梅伦皱起眉头。跟寒冷和管理工作打交道，使得他看上去有一种朴实的自信，也同样使得他看上去有点疲劳。极地真是折磨人啊。“一群幼儿园里的娃娃，就想着自己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我的工作就是照看这群猫。我的日子可不好过。昨晚还来了场小小的虚惊。”

“虚惊？”

“供暖设备坏掉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们又修好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站长打量着新来的人。刘易斯看上去还很整齐，沙黄色的头发，肤色微微发黑，像运动健将一样矫捷精干。

会消失的。

“你的档案带了吗？”

刘易斯在背包里摸索了一阵，掏出一个破旧的棕色信封，里面是就职表格，医疗记录，牙齿的 X 光片，还有先于自己到达的发运到南极的个人物品。他的新老板朝里面瞥了一眼，好像是要看过文件之后才能确认刘易斯当真来了似的，然后把那个信封往胳膊底下一夹。“我得到外面去，送最后这班飞机起飞。”卡梅伦说，“以后再带你四处转转，眼下你最好还是去坐下喝点吧。”

刘易斯莫名其妙地看看餐厅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喝点水。海拔太高了。你觉得很不舒服，是吧？没事儿。新冰碴子就是这样。”

“新冰碴子？”

“新来到冰碴世界的小子。新——冰——碴——子。就是你啦。”

刘易斯咧咧嘴，却没笑出来。“来得晚点儿嘛。”

“就是新呀。谁开头都做过新冰碴子啊。像这样,到最后一分钟居然能弄到你,我们很运气啊,这一点我们也清楚。吉姆·斯帕科发来电子邮件,说你再来,真像是在宣布主的再次降临。”

“我当时想要份工作。”

“是啊,他是那么说的。你甩手就扔了大油田那儿的差事,我觉得你可真酷啊。”卡梅伦赞赏地点点头。

“我就那样,很讲原则的人。”因为海拔高,刘易斯觉得头疼了。

“当然了,我们需要他们的废物,才不至于冻僵在这里。”

“可不能从野生动物保护区弄来,你是不要的。”

“而你呢,抬腿就走。”

“他们可没打算拿直升飞机送我一程。”

“可真要有点胆量呢。”

“不得已啊。”

卡梅伦试图估量一下这新来的人。刘易斯看上去很累,有点摸不着头脑,胸膛一起一伏,一半是兴奋,一半是担忧。他们开头都是这样子。站长朝门口转回身去,急着想走,又考虑着要不要再说点别的。“我得去送飞机起飞了,”他终于又说,“你明白这意思,对吧?”

“什么?”

“就是,在这里可不能甩手不干。”

跟随卡梅伦出去的还有一队人,有些人好奇地看看刘易斯,其他人则没理会他:他们是要越冬的人员,准备去卸下装备,还有最后一批飞回国的夏季人员。极地的飞行时限只有短短四个月,在这期间天气情况允许航班飞进极地,2月,最后一班飞机像候鸟一样朝北逃逸而去。冬季,黑乎乎的,什么也看不见,风力太大,冰跑道上总有雪,清除不干净,天寒地冻的,也没法冒险降落:翼间支柱可能会断裂,水力闸可能会失灵,舱门可能会打不开或关不上。3

月 21 日的时候是二分点,太阳就落下去了,要等到 9 月 21 日才会升起来。从 2 月到 10 月,基地就像月球一样荒凉。越冬人员将撤进圆屋底下,维持圆屋正常运转,还要读取天文和天气数据:今年有二十六个越冬人员,八个女的,十八个男的。就像在潜水艇里,或者在空间站上。你要坚持到底。

餐厅里空下来了,刘易斯在塑料贴面的桌前坐下。房间的天花板很低,又亮堂又温暖。告示板上挂满了纸片。果汁处理器在汩汩作响,角落里还有一台电视监视器,显示着外面的温度。跑道边的温度是零下五十八度,有微风,风寒指数降到了零下八十一度。这些数据读起来很抽象,但他刚才走进的那扇冰箱门可不抽象,那门已经旧了,寒气从边角处漏进来,朝里的门面已经结了冰霜。冰霜呈条状朝各个方向延伸,就像根根手指。那图案让刘易斯想到了一只巨手,正试图把门猛拽开来。

“能喝多少,就喝多少吧。治疗高空病,这最见效。”

刘易斯抬头一看。原来是厨师。他几乎全秃了,只有后脑还耷拉下来一点顶髻。他的脑壳上疙疙瘩瘩的,好像四处碰壁不止一回了似的。他的小胡子是灰色的,前臂上还有狗熊和鹰的文身。这个人物倒很容易让人记住。

“看上去并不高嘛。”

“那是因为很平坦。你正坐在一块厚达两英里的冰上呢。我们的海拔是九千三百英尺,大气层在两极又稀薄,实际的海拔高度都快到一万一千了。从那运输机走出来,就好比一下子被扔到了落基山脉的顶峰。几天后你的身体就会适应了。”

“我觉得好像当头挨了一棒。”从飞机走到这里,短短一段路程已经叫他难受了。

“还没缓过神儿,你就会环绕地球飞跑啦。”

“环绕地球?”

“就是环绕那根标志着南极的棍子呗。”他坐了下来,“我是韦

德·普瓦斯基。厨师长兼杂务工。九百英里方圆内,我是最好的厨子。我不敢再往远里夸口了,因为麦克默多站里的卡西·科斯特洛的手艺也很好。”麦克默多站设在海岸边,是美国在南极洲上的主要基地。

“我是杰迪代亚·刘易斯^①,极地气象预报员。”他握握对方的手。

“杰迪代亚?你父母信教吗?”

“我觉得更有嬉皮士味道。当时挺时髦的。”

“不过却是从《圣经》里来的,对吧?你是个预言家?”

“凭着暂时的机遇,才成为天气变化的预言家。要论我受过的训练,我是个四处采集奇石的人。实际上那是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。‘上帝的宠儿’。”

“那么你很聪明啦。”

他的脑袋疼得一阵紧似一阵。“我认为我的名字是上帝开的小玩笑。”

“你说四处采集奇石的人,是什么意思?”

“地质学家。那是我的本行。”

“你就是这样来到这世上——一块岩石也没有的地方?鲍勃大夫可是有意外收获了。”

“鲍勃大夫是谁呀?”

“我们这里新来的精神病医生。宇航局派他先来清点我们的人数,然后才会去把太空站安排得人浮于事。他要在这里越冬,趁我们彼此心烦意乱的时候,就写出关于我们的报告。他认为我们全都是逃跑分子。”

刘易斯笑了。“罗德·卡梅伦刚刚还跟我说,我们不能甩手不干。”

^① 杰德为杰迪代亚的昵称。

“我也是这么跟鲍勃大夫说的！这就好比拿着工资去蹲监狱啊！”

“不过我们是自愿的啊。”

“我已经当了三季班了。”普瓦斯基装做心潮澎湃的样子伸开两臂，仿佛是要表达自己的主人翁姿态，“我可不能袖手旁观啊。要是发电机跟昨天晚上似的不转了，那我们可能就剩几个小时了，但我们总能叫它们再转起来。”

“怎么会不转了呢？”

“有个白痴拉错了闸。罗德大发雷霆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早上还没有人有心情来坦白呢。不过这只是因为愚蠢而造成的小麻烦罢了，并没有什么威胁。你将来就会明白，只要冻不死，这里就事事都遂心，尤其是现在，夏季营地里最后一批人都要走了，而那帮官僚又在万里之外。我给你做的饭，比你在家里吃的要好，在南极这可不是吹的。不用踩着钟点去上班，不用付账，不用交税，不用为交通烦恼，不用看报纸，什么都不用愁。过了今天，一切都平静下来了，这里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平静的地方。比大部分家庭都要舒适。这样暖烘烘地过上八个月，你出去的时候，头脑也正常了，钱也存下了。真是天堂啊，老兄。”

刘易斯没有去表示赞同。“你有阿司匹林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厨师到厨房里拿回一个瓶子。“你现在觉得一点都不舒服，不过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甚至会很适应这寒冷。有一点吧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普瓦斯基走到传递饭菜的窗前。他俯下身子，拿出一个军粮罐大小的汤罐，上面的标签已经撕掉了，罐里擦得露出了明亮的黄铜。“给你，接风礼。”

“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”刘易斯发现，因为不适应高海拔，自己

已经感觉迟钝。

“这头一天啊,你白天要使劲喝,晚上要使劲撒尿。这是你的身体在适应寒冷和高海拔。这个罐子能叫你往真尿罐那边少跑三百趟。”

“夜壶?”

“新冰碴子,欢迎你来到主球行星^①。”

第 二 章

刘易斯的房间没有窗户,长只有十英尺。他平举双臂,两手的指尖就能触到墙壁,房间也就这么宽。这是科学楼二层那一排小隔间中的一间。科学楼是又一座橘黄色的金属方屋,凭着楼下一间小小的电脑实验室而得此大名。他这房间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,处处显示着岁月的痕迹:到处是磕碰痕迹,光鲜不再,还漏风。外墙上的绝缘层已经湿透,冻住了,里面还凝结了白霜,叫人时刻都想到那保护层是多么单薄。墙纵深几英寸处,因为有加热器在吹着热风,才保持了差不多七十度的温度。空气很干燥,微微有股基地发电机燃料的味道。机器运转的声音单调而沉闷,让人觉得仿佛是身处船上。

“叫人恐惧的冰屋。”飞机离开之后,卡梅伦把刘易斯带到了这里来。站长看上去很累,却尽力表现出欢迎的样子。“住在楼头上,热气都吸光了,可是末了儿才来,也只好挑末了儿的。”

① 普瓦斯基的绰号。

刘易斯把手贴到墙壁上，又潮又冷，像鱼缸玻璃。“半夜里我的屁股要是冻在这上面，可怎么好啊？”

“只要你没有按时来吃早餐，我们就拿喷灯来救你。”站长字斟句酌地说，故意停顿了一下，“别往另一边翻身就行。”

刘易斯敷衍地笑了笑。他暗想，有时候进牢房就是为了逃避。有时候绝处才会逢生。

“听着，我们管这层楼叫上铺，当年海军留下来的行话。你是个烧杯，这里对你正合适。你可以到楼下倒腾你那些数据资料。”

烧杯是极地的土话，意思是科学家。在新西兰，刘易斯已经领教了这个表示阶层的称谓。在基督堂市的美国货栈，人家发给他一个拳击袋大小的背包，里面是防寒服。“你是烧杯，所以就只好拿差劲的尼龙货，”管理员一边把保暖工装裤递给他，一边告诉他，“工作人员拿到的是卡哈特货呢。”这替代品看上去就像粗布。

“科学家也是工作人员啊。”刘易斯当时抗议说。

“科学家可不用干上十二个小时来修管道。你就得拿尼龙的。”

现在他在这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就决定了他能分得什么样的房间。他像是一窝小猪中最小的那一只，拼命挤着去吃一口奶，却总是在离得最远的那一角。从他的橘黄色方屋还伸展出别的附属建筑，包括一个变电站，水栽温室，以及装满灭火装备的储藏间。在南极，火灾是最令人恐惧的敌人。

“舒适如家嘛。”他主动说。

“是艘破船，”卡梅伦纠正说，“整个基地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到了估计寿命了，现在正慢慢地解体呢。最近一次的检查发现了两百个安全隐患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想活下去，就真得要时时警醒。国家科学基金会想来个大换血——夏天那阵子，他们用飞机就像用特区区间公共汽车，把国会议员们一个劲儿地往这儿送——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了压力，得显示点成果啊。基础研究要产生实用